1 3
1869
38

門 イ3
1899
38
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書

效奎 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畫字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鈎似文字之畫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惟通矣孝經援神契

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僞萌生去本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兎恐有取毫作管之害及之故哭淮南

昭和 九 年 月 十五日 購求

文字　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說文序

六書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上

八體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新六書　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孫暢之　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宏釋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隱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

棺也唯二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時水經

梁顧野王太學之太博也周訪字原出沒不定故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得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周末六國同時隸文則非吞併之日也法苑珠林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云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大息而嘆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呂氏春秋備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畧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諸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皇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

替吾迹烏蒙眙筆經斯妙篆始省改之爲小篆著蒼頡篇七章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爲實草隸謂筆妙極於筆者羲獻精窮其實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澤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書評

王羲之王羲之書論云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惠其無骨蔡尚書八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張彥遠要畧以爲衛夫人辭也

羲獻漢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單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何傚禿筆書羊欣筆陣圖

宏農張伯英芝性好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猶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四書體勢

草聖張旭字文舒伯英季弟猶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王僧虔書錄

草賢崔瑗字子玉駰子也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碍利金百鍊美玉天資可謂冰寒於水也王隱謂之草賢書斷

行書後漢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叛亦甚研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也上

神授 蔡邕字伯喈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女琰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容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伯喈自書五經於大學觀者如市羊欣筆法

懸帳 梁鵠字孟皇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靈帝重之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曹操募求鵠使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操甚愛其書嘗懸著帳中文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干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

三絕 鍾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正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謂對書三日行押謂行書相間者也王僧虔名書錄

三絕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鑄字皆須妙于篆籀故繇方得鐫刻劉賓客嘉話

三絕 張紘字子綱好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見其人也吳書

一臺二妙 衛瓘博習文藝晉武帝時與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善草書論者論瓘得伯

英筋靖得伯英肉本傳

書學人書　鍾會是荀勗從舅荀有寶劍可值百萬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說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上

妙參鍾索　李充母衛氏充幼孤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充從兄咸亦善書晉中興書

晉文苑傳止云充似誤册府筆札云充善楷隸書蓋因晉書之誤

書觀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飛白祖也張芝法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君得之疊跡猶在國史異纂廙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劉賓客嘉話

天台神降　晉帝時祭北郊更寫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文人自言眞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羊欣筆陣圖虞世南筆髓云王羲之山陰寫黃庭經感天台神降

小人亂眞　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類長短濶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詳看廼嘆曰小人亂眞乃

爾

賤家雞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變格難傳 李嗣眞論右軍書每不同以變格難傳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眞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鴈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盡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獨研

大聖 右軍書樂毅論與子敬有云書賜官奴竟能極妙八聖筋骨不密不減于父故謂之小聖官奴子敬小字也法

蒍

郗氏工書 王羲之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

玄之凝之徽之渙之操之并工學隸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甚爲舅所重書斷

掣筆不得 王獻之字子敬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後從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山人披雲 王獻之於會稽山見一人黑身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遊筆計奚施答曰吾象外爲家不變爲姓五常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載竟昧其微虞世南筆髓

書淩雲殿晉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爲萬世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橙上題之比下鬢鬚盡白纏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絕楷書法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甯可使其若此尤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乃不復逼之（宋明帝文章志劉瓌之善八分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榜謝安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黃伯思法帖刊誤）

書安勝文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固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

書家眞本王僧虔云王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謝

靈運竊寫易其眞本相與不疑

書邯鄲王僧虔博涉經史善兼草隸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矣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書齊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使舍於張氏年四歲好學書張家無紙筆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辰與不肯拂窻塵而先畫塵上學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諸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南史）

【法書考】蕭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少逸而微變字體其書迹雅爲武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社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敬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非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遇少近見特迹遂逼于卿

【書畫記】梁武帝命袁昂作書評其答啟云奉勅遣詔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委臣斟酌是非謹言子法如前今淳化帖第五卷知果書此一段謂爲梁[illegible]書中與館閣書目亦然誤也勅旨云俱如卿所評賓退錄大觀中黃伯思法帖刊誤同

【名畫記】蕭子云王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後周老不懈勞崔浩字伯深仕魏太武監秘書事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懈勞所書蓋以百數浩盡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魏書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

在東宮勅法令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然亦未有如崔浩之妙 上

書隸俱兼 趙仲將安梁子也雖見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干人卽似相輕忽若當家卑幼又恐疑其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 北齊

筆勢翩翩 蕭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筆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翼耳 陳書

草眞兼善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齊升堂眞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

楷亦工書丁覩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眞永草僧智永師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 國史纂異

工模寫 巽僞宇景僞性忱謹善隸書特工模寫用文引爲記室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僞僞爲魏帝勅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僞尋舊勅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眞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勅不以爲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 北史

規摹逼眞 智永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皆滿 法書要錄

四體俱善 張景仁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遂補內書生與姚元標韓毅袁買奴李超等齊名天保八年敕教太

原王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後主愛之呼爲博士後進位開府侍書如故奉贈司空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北史儒林

隋書細書隋大業中命虞世基等修十郡志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郎率更令詢之長子玄于草隸爲時所重大業拾遺

文人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字天然勁遒時號僧傑法苑其筆管簏如臂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意賦筆更不修飾高僧傳

書類高祖竇后善書字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獨孤唐

書侍尚尿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日書草眞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都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賜羣臣咸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床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尚書故實

文字通眞太宗工隸書師虞世南常患難干戈法一日書戲字乃空其落命世南塡之帝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徵曰天筆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所可儗倫仰觀聖作惟戲戈字逼眞上笑公藻識法兢

書臨飛白唐臨川公主太宗女也下嫁周道務善篆籀

能屬文其妹晉陽公主字明達文德皇后所生善臨帝
飛白書下莫能辨年十二而薨後有房隣妻高氏嘗書
石刻字畫緊媚瀟溪續書斷

書名異播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微變其體筆力
險勁爲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
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
播夷狄彼觀其跡謂其形魁梧耶舊唐儒林傳書斷云博覽
古今書則八體盡能云云

絶藝 歐陽率更未嘗擇筆而皆得隹趣蓋其所寄者心
耳論者謂其飛白冠絶有龍蛇戰鬥之象雲霧輕飄之
勢眞行森森焉若武毒矛戰至使和永奪氣蓋絶藝也

古碑宿傍 歐陽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
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宁立疲則布毯坐觀之
宿其倚三日而後去今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
歐陽率更書也國史異纂隋唐嘉話

古今書聖 龍朔二年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
曰許圉師嘗自愛書可于朝堂開示圉師見而驚喜私
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後惟稱二王然逸
少少力而研子敬研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絶二王鳳翥
鸞翔寶古今書聖會要

自重其書 歐陽通詢子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書必

以象牙犀角爲筆管狸毛爲心覆以秋兎毫松烟爲墨
末以麝香紙必須堅緊簿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
薛純陁亦效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 僉載

一字直五萬 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
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
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旣然某何更留意
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尙褚喜
而退 國史纂異 隋唐嘉話

不擇筆墨 裴行儉工草書唐高宗嘗以絹素百卷令草
書文選八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匹行儉嘗謂人曰
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

余與世南耳所譔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于代舊唐

一葉書名 徐浩父工書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
屏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
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絶或綴小簡于其下
記云怒貌扶石渴驥奔泉可以下視碧落矣尤爲司空
圖所寶愛 新唐書及司空圖書屏記 瀟溪云唐之工書者多求三葉
嗣名者惟徐氏云徐師道字太眞精于翰墨子疇之字
惟嶽能承以世名家

八法 高正臣廣平人習右軍之法虞宗愛其書張
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嘗爲
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摸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誤客

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辯高正臣嘗許人書一屏障逾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書斷

書仙手　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爲書中得仙手法

細看未妨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爲古帖令紙故暗特示邕曰右軍眞跡邕欣然云是眞物平生未見誠以實告遂復取視曰細看之亦未能好封氏見聞記

長卧碧落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

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國史補

絳州碧落觀有天尊石像光焰灼然高丈餘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有老黃冠云唐龍朔中刺史李誼爲母氏太妃追薦所造也李使君卽高宗之子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使君聞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卽天下之善篆也請爲使君成之乃于懷中出一卷陰符經殆非人功也使君尤異之復約殿內四面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卽畢矣使

君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自闔其門余無所覩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鴿一雙自門飛去及視文篆已畢餘有一及字但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與道衆悲喜益神之後李陽冰于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妙捨之而去至今爲天下絕矣洛中紀異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譔謎爲先妣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劉賓客嘉話

書中虎 李陽冰字書冰或作凝與李夫人書云其意在古篆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文物衣冠得揖遜周旋之體於眉口鼻得喜怒愉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拉撮咀嚼之勢隨身萬變任心所成書法寶泉號陽冰爲筆虎一作書中虎

玉筋篆 議者謂李陽冰跡于李斯乃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云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後人爲吾寶之舒元輿玉筋篆志

鬼哭之珍 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爲之哭鄂州圖經

長史之判 張長史什褐爲蘇州常熟尉上後數日有老父過狀判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爲箋笥

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得愛書答曰先人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幽閒鼓吹後集國史補）

【二人】韓擇木當肅代世以八分得名時韓雲卿以文顯論至長史無間言（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陸或有異史）

李陽冰以篆顯擇木以八分顯天下欲銘其先人功者不得此三人不得言孝（瀟溪續書斷）

【金剛】唐司馬承禎字子嶽善篆別爲一體名金剛書（仙傳）

連綿書唐呂向字子回章草隸求巧能一筆環寫百字若榮髮然世號連綿書（續書斷）

【八分神筆】梁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

書東封朝覲碑爲時絶筆

【五采鳥篆】韋陟字商卿封鄖公性侈縱常以五彩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鄖公五雲體帖陟書如蟲穿書木鳥踏花枝（呂評）

【古釵腳】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于郭兵曹或云張長史見蘇大娘舞劍得低昂回翔之勢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腳爲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魯公腳公復問師何所得對曰貧道觀夏雲師之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法苑）

顏太師嘗學折釵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王容碑爲世絶藝（廣川書跋）

魯公書　顏魯公書觀中興頌則閎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韻超舉像其志氣之妙觀元次山名則淳涵深厚見其榮履之純餘皆可以類考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橫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瀟湘錄續書斷

田舍漢　江南李後主善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後主曰眞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父手並腳田舍漢耳倦游錄

未嘗草書　席豫與弟晉俱以詞藻見稱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疏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介意豫曰細猶不諂而況巨耶舊唐

救荒　陸羽撰懷素傳云疎於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法苑

筆塚　長沙僧懷素學草書自云得草書三昧棄筆堆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塚國史補

代筆勞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二人一代草書之冠冕也上

書謝狀　柳公權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至御前

書眞草行三紙軍容使西門李玄捧硯樞密使崔亘源
過筆賜錦綵餅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
玩奇惜之舊唐書唐當時大臣家碑志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
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
明寺金剛經備有鍾王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唐書

晉書王羲之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屬自京寓書書蹤
甚惡李寄詩戲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
應笑鍾張虛用力郎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
不敢傳留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

侯白集

晉書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

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
蕭蕭國史補約壁書蕭字贊云崩雲委地游霧索空潑利
勢動慄慘氣雄昆池駭鯨孟門鬬龍抱素日潔金章內
融逸擬方外縱在矩中藝窮造化比象無窮法帖什文

楊少卿凝式有材自負多佯狂自穢遊寺觀
遇水竹幽勝之地吟咏忘歸墻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
愛護莫不粉壁光潔以俟揮掃遊客嘆賞故馮瀛王次
子少吉題壁下曰少卿眞跡滿僧居秖恐鍾王也不如
爲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安鴻漸題曰端溪
石硯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兎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
無此五般高洛陽舊聞

南唐後主李煜字重光自稱鍾峯隱居又畧其言曰鍾隱後人能文善畫書作顛筆掣曲之狀遒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而宋唐希雅學後主金錯刀書有一筆三過之法雖若甚瘦而風神有餘

石延年字曼卿志氣豪邁與世離離於是嗜飲以自放奇篇寶墨多得于醉中眞一代文翰之雄也正書入妙品尤善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嘗艤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壁傍殿榜乃劇醉卷氈面書一揮而三榜成使善書者雖累旬月構思以爲之亦不能及也范文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

鄭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墽門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多（南唐書十五）

應用善寫細字徵如毛髮嘗如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粒上寫國泰民安四字（江南野史）

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故劉禹錫詩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本集）后山詠徐仙書肯學黃家元赭脚註徐清蓬萊女官詩效謝體書效山谷妍妙可喜

黃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爲擷鵝字韓宗儒

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侯鯖錄）

【書聖不工】張天覺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滿紙使其姪錄之當意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瞥視詬云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冷齋夜話）

【學書操書】朱子少時曾學曹操書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朱以字畫古今諸之共父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纂賊耳時朱默然無以應

【楷書】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法苑珠林）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通志六書畧）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漢書西域傳）

筆

【名義】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能畢舉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墨藪云筆者意也意到即筆到焉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

【會前】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圖學紀聞周禮）

漢文 太公陰謀筆之書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經筆 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縉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援神契

蒙恬造 牛亨問曰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又問曰筆有形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崔豹古今注

天子筆 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兎之毫官師路扈爲之以雜寶爲匣廁以玉壁翠羽皆值百金西京雜記

飾壁紗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壁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幀必象齒之管非豐狐之柱必秋兎之翰用之者必被錦繡之衣踐雕玉之履傳子

筆論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韓詩外傳

筆筆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常齧之似魚含毫

筆筆 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年見謂忠謹漢書橐挈橐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

投筆 班超字仲升家貧爲官傭書寫嘗輟書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東觀漢記

羽翰 楊雄謂天下上計孝廉會卽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

染血 楊斑字機平平陵零賊爲荆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 謝承後漢書

弄筆 盛吉拜廷尉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涕 會稽典錄

削荆 任末十四時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庵削荆爲筆刻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 拾遺記

忌筆 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爲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枉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典畧

點額 孫權常夢北面頓首于天帝顧而見日俄而日變爲三月忽見一人從前以筆點額流血于前懼而走之狀似飛者復墜于地覺以問術士熊循循曰吉祥矣大王必爲吳主王者人之主額者人之上王加點主字也在前而來王者之羣臣也雖主意未至而羣下自逼矣

血流在前教令明白當從王出也權乃詢之大臣遂絕于魏吳祚統齊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作主

琉璃筆 陸士龍云魏武帝劉婕妤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管此其時也

麟角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拾遺記王勃春日孫學士宅宴序且傾鸚鵡之盃聊舉麒麟之筆

炙筆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辭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筆答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筆答之見其深智

筆答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展聖朝之老成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誕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隱九皐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俳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世說

筆法 王羲之得用筆法于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筆飾 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

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緑沉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録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雅恭每就吾求之禁而不與

王羲之筆經

書譜　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遣吏賫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王隱晉書

筆經　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所干薦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惡舉事皆無恙

牙管　庾虞字幼簡侍中袁豹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蜂硯象牙筆管然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爲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爲費

縛筆　何祯少孤常以縛筆書扇爲業善爲智討由是惟名　晉春秋

打骨　宋雲以魏神龜中至烏萇國又西至本釋迦牟尼佛所作國名磨休玉有天帝化爲婆羅門形語五日我甚知聖法須打骨作筆剝皮爲紙取髓爲墨王即依其言遣善書者抄之遂成大乘經典今打骨處祀爲琉璃行記

髽髻　南朝有老姥善作筆胎髮者尤佳又有筆工名鐵頭能瑩管如玉紀開譚

退筆塚　僧智永于樓上學書有禿筆頭十甕每甕數石人求顯題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謂之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志

夢吞筆　虞世南學書專精中宵之間夢吞筆覺後若在胷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斯源也（虞筆髓）

犀角管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常自矜能書必象牙犀角爲心覆以秋毫松煙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管子文　李林甫爲相初年有一布衣請謁之自稱曰業八體書生管子文語畢求退林甫令人暗逐之生至南山中一石洞其人吝入石洞遽不見生惟有故舊大筆一其人持以白林甫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焚香拜祝其夕筆化爲五色禽飛然不知所之（大唐奇事）

臺中揖筆　臺中尚揖揖者古之肅拜也故有臺揖筆每署事必舉筆當額有不能下筆者人號爲高揖筆往往自臺拜他官執筆亦誤作臺揖者人皆笑之（御史臺記）

管刻人馬　王使君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屋木山水無不精絶每一事刻從軍行一句殆非人功成云用鼠牙刻（盧氏雜記）

宣城　世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後子孫猶能作筆至唐柳公權求筆于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如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爲不入用別求遂與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遣矣（文房四寶類說）

作宣州諸葛氏柳公權謝人惠筆帖云進蒙寄筆雖毫管甚佳

而出鋒大短傷于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馮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靈性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即爲妙矣能改齋漫錄

宋筆起舞 杜昭達將失寵幸多妖物畫見狗作雞鳴嘗一日架上雙筆起舞相對回檢不已杜日既爲崇能自書乎右一筆倒視中漬其毫於案上大書于案上其年杜陷大辟蔡光錄

代神授筆 唐相裴休早棄業于河內之太行山後登顯位建寺于彼目爲化城寺旋授太原節鎮經由是寺寺之僧粉額陳筆硯俟裴公親題之裴公神情自若以衣袖濕墨以書之尤甚遒健逮歸侍婢評其霑渥裴公日向以之代筆來

班竹管 李德裕寓居郊外舍中有湘州守贈以班竹筆管奇采爛然愛玩不足因爲賦以報之英華

筆耕 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翰林志

足爽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曾無失落書跡尤楷酉陽

夢筆 石晉朝丞相趙瑩布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於華

嶽宙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二劍始得未窺既而一踐廊廟再擁節旄

五色筆 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以與之謂曰子才可以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第五代周史

二筆 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以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爲翰林學士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洎入中書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上

晝日 蘇循始至京師晉王大悅明日獻晝日筆三十管

唐史 宣城之筆雖管荅至妙而隹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賓爲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隱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兎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蓋江邊亦少兎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江有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爲筆者往往亦不下兎毫也有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次毫六兩勁健無以過也嶺中亦有兎但纔大於鼠比中者其毫軟弱不充筆用是知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兎毛不及中山細鹿毛筆晉張華嘗用之不下兎毫

石鼠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鼭

人鬚 嶺南兎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

懼因剪己鬚爲筆甚善更使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户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異物志）

雜毛 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兎人多以雞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而筆亦利其鋒至水乾墨黔之後鬚鬈然如蠆焉（博物）

麞狸 鄭公虔云麞毛筆一管寫書直行四十張貍毛筆一管界行寫書八百張

羊鬚 陶隱居燒丹封鼎際用羊鬚筆

胎髮 弗嫗多以小兒髮爲筆柱鄭虔云蕭叅酒常用之又韋仲將筆有方云筆柱或云墨池亦曰承墨又有柳筆皮筆鐵筆

兼毫 用紫毫羊毫爲筆昭州擇雞毛爲筆其三覆鋒亦有圓如錐方如鑿可抄寫細字者昔溪源有鴨毛筆雀雉毛間之五色可愛徵其事得非入江淹夢中者乎

搜神記 云益州西有神祠自稱黃石公祈禱一百紙一雙筆一丸墨先聞石室中有聲便具吉凶不見形也南朝呼筆四管爲一床梁簡文帝答徐摛書云時護書幌乍置筆床梁令云寫書必一枚一萬字

毫錐 白樂天與元微之將應制科各有纖鋒細管筆携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爲毫錐故贈元相詩曰策目穿如札毫鋒銳似錐

毳廬 漢上題襟集有段成式寄溫飛卿胡廬筆管往復書二首

鬼手 今之筆故者往往尋不見或會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亦不知所之或云鬼取之判冥

擲空 昔有僧惠遠製涅槃經云疏訖咒其筆曰如合聖意此筆不墜乃擲于空中卓然不落唐越州法師神楷造維摩經疏亦然後逃入長安

筆端舍利 唐法師楚金刺血寫經筆端常有舍利

刀筆 古者吏道必事刀筆今亦有藏刀於管者

毀筆 今之職官斷大辟罪者署案訖必毀其筆蓋彰其惻隱也醫工常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

毛錐子 漢史洪肇位方鎮兼中書令洪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宏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爲不可憾之會飲竇貞固第洪肇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洪肇默然

筍筆 上元縣禿棺寺閣南隅有雙籠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折浮圖因開有筍筆餘頭藏書秋中有生日藤紙題爲南部烟花錄僧志徹得錄及焚澤氏郡僧經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尾折去視其軸皆有魯郡顏公名題云手寫是錄卽前之筍筆可舉而知也大業拾遺後序

銀筆 韓定辭酌馬彧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

雪兒歌彧問銀筆事曰梁元帝著書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雪兒者李客愛姬賓寮文章入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

筆譚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高士不顯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家旣曉闔户而出面皆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或人置三十金則一管躍出十筆告盡雖勢要官府督之亦無報也其人則携一盖吟嘯于道宮佛廟酒肆中至夜酣暢而歸其四頩亦怡然自得復爲十管來晨貨之如此三十載後或携室徙居杳不知所詣人有後數十年復見者顏色如故時人謂之筆僊

硯

硯 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釋名石滑謂之硯字從

說文見

墨藪 昔皇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研

硯銘 硯銘云石墨相着而黑耶心讒言得無汗白太公金匱

孔子硯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其古樸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范蠡硯 洞庭湖一陂有范蠡石床石硯地記

王澗 廣川王發晉靈公塚獲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谷五合水潤如新王取爲盛書器

硯　天子玉凡以酒爲書滴取其不氷以玉爲硯亦取其不氷（西京雜記）

同硯　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卽位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漢書曹爽與魏明帝少同硯席世說劉）宏沛國人常寄居洛陽與晉武帝同硯書（梁元帝忠臣傳）

勿墨　薛宣爲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至於用筆硯皆爲方墨利用而費省也

遺硯　范喬年二歲祖父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憾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便執硯啼哭（陳留志）

讓硯　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與道士吳悕儒王

隱來謁贈先生楊雄鐵硯并四皓鹿角枕（洪涯先生傳）

銅雀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爲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滲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濾過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卽今大名相州等處士人有作古瓦之狀硯以市于人者甚衆

青鐵　張華博物志成晉武賜以麟角筆管遼西所獻也青鐵硯用于闐所貢鐵爲之也（拾遺記）

風字硯　會稽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萬得之（硯譜）

鵝硯 庾翼少爲侍中袁豹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蜂硯象牙筆管晉書

城池 王羲之筆陣圖以水硯爲城池

魚研 蔣道支于水側見一浮租取爲研製形象魚有道家符讖及紙皆內魚研中常自隨二十餘年忽失之夢人云吾暫遊相水過湘君廟爲二妃所留今復還可于水際見尋也道支詰旦至水側見罾者得一鯉魚買部之得先時符讖及紙方悟是夜夢人弃之俄而雷雨屋上有五色氣直上入雲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異苑

翔鳳硯 蓋梁武帝時有司奏性純儉吳令唐脩鑄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終身南史紀

芝生硯 東魏孝靜帝芝生銅硯

殺墨硯 杜叔元藏許敬宗硯後官杭漁人於浙江網一銅匣鑄許敬宗硯兩方足匣有容足處卽敬宗物叔元子遺孫萃老萃老憎其人求得之端石也潤如玉殺墨如風微窪貞四百餘年物匣在唐諱處當合東坡雜說

銀硯 景龍文館記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上見其名學士等名新序說苑鹽鐵潛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承紙數十種

稠桑硯 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李濟翁叔祖宰虢之耒陽邑諸子溫清之隙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澗側見一紫

石憩息于上隹其色且欲紀其憩山之遊既賞擕鐫具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剞劂乃曰不頑不趚可琢爲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惜其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至有小如拳者不可勝紀遂令從者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琢有胥性巧請斲之遂請解胥藉于是來斲開席于大路厥利驟肥後諸李每經稠桑石硯自此始也資暇集

貞元中許商丹行潮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海賦碧玉硯銀水頗黎爲匣東坡云許旌陽君玉

毛穎者中山人也秦皇帝使蒙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穎與絳人陳玄宏農陶泓及會稽

褚先生友善相致其出處必偕韓文

結隣李衛公多硯妙絶者曰結隣言與硯爲隣

朱研益丹盧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悉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廻日諸縣今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廻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爲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作聲鄭朗以狀元及第覆落甚不得志其凡案之硯忽作數十聲鄭愈不樂時洪法師在坐曰硯中作聲有聲價之象朗後果入台輔斯吉兆也明矣今直閣范舍人果言頃自大著直舘于史閣中與諸學士清話間范公凡案之上所用硯或作十五聲丁丁然甚駭之范獨

內喜迨半月有朱衣銀魚之賜亦異事也

撲硯　僖宗時鄭畋盧攜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鐸嘆云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唐語林）攜與畋爲相不相得議黃巢事忿爭盧拂衣而起擲硯相投（唐書）

栗岡　李白酬殷十一贈栗岡硯詩云殷侯三亥士贈我栗岡硯灑染中山毫光輝吳門練天寒水不凍日用心不倦攜此臨墨池還如對君面

琉璃筆　李白自漢陽歸詩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常枯槁

鵜溪水　藍田王順山悟眞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群鵜自空中啣水溪硯水竭畢至魯閉彼山僧傳云亦見于白

傳百餘韻詩

補硯　近石晉之際關右有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盡馴貍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賚歸旬日卽復舊焉如新琢成畧無瑕顋世莫得其法也

桑維翰　硯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姓卒以進士及第（五代史）

進硯　周世宗征淮南先鋒劉重進得吳楊溥玉硯以獻

石虛中　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坦然隱遁不仕因採訪遇之端陽拜卽墨侯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玄光華陰褚知白同出處（文嵩石虛中傳）

金線硯　殿丞崔峴硯金線環匝池中有金魚心有金雲

金月 枝理錢仙芝二硯一中有金月下有雲翼之一有金斗星二雲左右之色顏青上

黃石 後主青石硯墨池中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曳其衣振臂就取後主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苦陶不能奈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地上即死自是硯無復潤澤（硯譜）

龍尾石 江南故老云李後主所用龍尾云爲天下冠（唐錄）

研山 李後主常寶一研山徑長十餘尺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引兩陂陀而中鑿爲硯及江南國破流傳士人家後爲米元章所得蘇仲容弟以丹陽美宅同王彥昭與米易之米後號海岳菴者是也（漁陽石譜）

龍尾 龍尾山在婺源東南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見壘石瑩潔攜歸刊成硯溫潤過端溪持獻令令訪匠琢爲硯南唐元宗時斂守獻硯薦工李少微擢硯官（新安志）

龍尾石產水中極溫潤性堅密聲清越婉若玉與他石不同色有蒼黑者青碧者（歙硯說）

潤水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中上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有丁僑者來二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所留年

月尚未生啟視之但一黑圓貯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竅以一碁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珪之（揮麈錄）

硯譜 陳公密縝未達時嘗之端州聞部內有富民蓄一研奇甚至破其家得之研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之狀可畏二鸜鵒眼以爲目每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沒歸于張仲謀詢政和間遂登金門補陵置于和殿爲書符之用（揮麈錄蘇養直集亦載）

天祿 三衢徐氏有龍尾溪石研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正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盈虧

金龍 何持之滕莊敏外生也有一端硯形正圓中徑七八寸渾厚無眼于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長然畢具會有知者即以進御

紫龍卵 崔生居端巖于後巖百丈坑得紫龍卵造硯長尺廣減尺之四厚重粹潤眼暈六七重無纖瑕近手潤澤可劘墨（蔡君謨硯記）

神液 唐彥猷嘉祐中守青杜得紅絲石於黑山琢爲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爲第一（渑水燕談）

雲霞 宋謝墅知徽州嘗于舊坑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常有五色雲如錦衾郡檄隨雲所覆處斲之得隹石有白

文繞兩船宛轉如二龍既發爲硯而雲氣不復見矣

【譬註】端溪硯工見有飛鷺翹註潭心因令沒人視之網得一石石旣登岸轉仄之若有涵水聲研工曰是必有子石刻之得一石于泓水中大如鵝卵色紫玉也刻爲二研郡守以其一送丁謂之甚喜

【斗星】歙汪氏避水寓莊戶硯工家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鑿爲研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研

【端溪】柳公權論硯言青州石爲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石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爲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中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乃用其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亦非天使之然耶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猪脉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世謂之鸜鵒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文尤價倍于常者也其山號曰斧柯山卽觀碁之所也昔人採石爲硯必中牢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石所在（硯譜）其次有將軍山其硯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硯譜）端所出有四岩石爲甲然岩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黑晴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容畧具內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無眼然下巖石色深紫襯手潤叩之聲

清遠有清綠暈圖小而緊謂之鸚鵡眼採於水底最貴

重皇朝類苑巖石有黃膽胞絡鑿去方見硯材所謂子石端硯譜山有自然圓石部其璞得焉謂之子石唐錄眼石纖密溫潤端人謂石嫩則多眼凡青脉必有眼腳石腰石多青脉眼之別有鸚鵡眼雀眼雞眼貓眼蒺藜豆眼翠綠爲上黃赤爲下端硯譜眼生於墨池外曰高眼生於池內曰低眼高眼尤所愛尚以其不爲墨所漬也硯錄宋高宗謂端硯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老學菴記

唐石硯　唐林夫遺丹石硯銘序王氏談錄青州鐵硯製作頗精歐譜唐氏譜天下硯不如茲石

鐵硯　青州熟鐵硯發墨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曰吾有一箴物可付于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啟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此人方知其師風之所用者也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紙　足曲病也史記蔡澤傳蹙齲

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釋名方絜曰紙服虔通俗文紙者絜也苦字從系氏聲蓋古人書於帛故裁其邊幅如絜之一苦也說文平聲說文係也凡拘牽連繫者

筐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閱

應邵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爲閱蹏鄧音應說是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赫字或作擊

紙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于人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嘉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後漢書耒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湘州記蔡侯紙用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輿服志漢桓帝使桂陽人蔡倫始煮谷皮以造紙博物志和帝時曰桓誤

左伯 韋誕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得紈素不妄下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法兼此二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之言三輔夫錄左伯字子邑又能爲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違矣邈不可追

苔紙 王隱晉書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間上古今字話其巾部云紙今紙則其字從巾古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裁截枚數重沓即名幡紙字從系此形聲也後漢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擣剉作紙故字從巾是其聲雖同系相符殊不得言古紙爲今紙也

麻紙 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

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密香 密香紙以密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青文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清之不潰爛秦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什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賜其家令上之 稽含南方草木狀

蠶蜜紙 羲之永和九年製蘭亭乘春興而書用蠶蜜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

桑根紙 雷孔璋曾孫穆之猶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也

澄麗 王右軍爲會稽謝公就乞牋筆庫內有九萬枝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與王右軍作書惟有張永人製紙謂光緊澤麗便於行筆 廣川書跋

藤角紙 古有藤角紙范甯教云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

石虎詔書 石虎詔書以五綵色著木鳳凰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 鄴中記

洮花 詔令平淮作青赤縹綠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 桓玄僞事

張仲舒 張仲舒在廣陵晨夕輒見行側有赤氣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周廣七八分長五六寸皆張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甚快經宵客得暴疾死 異苑

張永善隸書 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

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不之及也朱書

澄心紙 江甯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於此造紙之所也常造凝光紙賜王儉王僧虔一云銀光紙也丹陽記

蠻溪紙 陳後王常令八婦人襞綵牋製五言詩

玉版紙 司馬消難不知書書架上徒設空紙詩人云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五色斑紋 蕭誠採野麻土穀五色斑紋紙法帖什文

銷金 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鳳凰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而已

金花牋 明皇與貴妃賞牡丹於沉香亭命黎園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三進清平調詞三篇外傳合璧作李

延年誤唐德宗朝有朱來鳥常啄玉屑聲甚清暢及爲驚鳥所搏宮人皆以金花牋寫多心經薦其冥福杜陵編

薛濤牋 松花牋代以爲薛濤誤也元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之乃命匠人狹小爲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滅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資暇錄

松花紙 成都薛濤光嶽之使蜀屢陪燕笑元松后於松花紙上寄詩云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於浣溪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花紙流沙紙彩霞紙金粉紙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牋綾紋紙尚在牧堅閑談李義山送崔玨詩小隸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

摸風流浣花牋紙桃花好好題詩詠玉鈎

趙象與武公業妾非煙以金鳳牋刻溪玉葉紙題詩贈答三水小牘

謝公紙 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同封景初師厚師厚創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爲名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即十色也韓浦詩十樣蠻牋豈謝公之謂乎

藍亏 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送五十枚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裹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寫盡襄陽播搭詩陸放翁詩筠雲藍紙絕句序文房四譜云今飛鄉集中有掘拓詞恐播搭字是

硾古 東都龍門有一家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進禪師居於此庭多古桐桐華時有異蜂聲如人吟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乃捲竹幛巾網而獲焉置於紗籠中意者桐華林置其傍忽有數蜂翔集隔籠相慰勉一日子與青童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當爲我寫星子詞語皆非人世事僧乃舉籠放之酉陽

蜀光牋 蜀王衍賜金堂縣令張蠙霞光牋五百幅霞光彩疑即今之彤霞牋亦深紅色也蓋以胭脂染色最爲靡麗元費著蜀牋譜

會府紙 江南李主常較舉人畢放牓日給會府紙一張

可長二丈濶一丈厚如贈帛數重令書合格入姓字每紙出則縫掖者相慶有望於成名也

潮泥蔡倫 蜀中盡用蔡倫法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峯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纍纍不絕示不忘本也元費著蜀牋紙譜

玉屑 蜀中多以麻爲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間多以嫩竹爲紙北土以桑皮爲紙剡溪以藤爲紙海人以苔爲紙浙人以麥麩稻稈爲之者脆薄焉以麥青油藤紙推之者尤佳

香皮紙 廣管羅州多棧香樹身似柜柳其花丙而繁其葉如橘皮堪作紙名爲香皮紙灰白色有文如魚子牋雷羅州義甯新會縣率多用之其紙慢而弱沾水即爛遠不及楮皮者劉恂嶺表異錄

澄心堂紙 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表光之所輕脆而精絕者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曰塗金牋以供乏使

雙流紙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尺許品取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爲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歙績溪界有地名龍鬚出嘉紙蓋新安之水清徹

見底利以漚楮故紙如玉雪者水色所爲也紙有墨光
白滑氷翼凝霜之目方輿勝覽

蕃幅紙 簡文帝集網敬謹奉紅牋二千幅陸倕有謝安成王賜西蜀箋紙一萬幅簡文帝又云特送四色紙三萬枚湘東王會稽云晉宋間有一種紙或一幅長丈餘言就舡中抄之世謂璽紙又云張載紙銘並稱紙爲蕃北戶錄

廣都紙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竹絲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浣花牋最清潔凡公私簿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于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溪鄉曰竹紙蜀中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蜀紙譜

藤紙 唐中國未備多取於外夷故唐人詩中多用蠻箋字亦有爲也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爲襯日本國用松皮紙又南蕃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苔紙以水苔爲之名側理紙薛道衡詩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鉤又扶桑國出芨皮紙今中國惟有桑皮紙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皮紙南唐以澄心堂紙得名若蜀箋吳箋皆染搗而成蜀箋重厚不佳今吳箋爲勝 負暄雜錄

溫紙 溫州作藨紙潔白緊滑大畧類高麗紙東南出紙處最多此當爲第一烏程由拳皆出其下吳越錢氏時

供此紙者蠟其賦役故號蠟紙云植杖閒談

墨

陰象 今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墨陰象也自陰顯於陽也眞諦墨者晦也言似物晦墨也釋名

畫墁 墨者黑也字從黑土墨者煙煤所成土之類也古人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乃吉說文

淳墨 周書有涅墨之刑莊子云砥筆和墨晉公墨纏邑宰墨綬是知墨其來久矣

畫學 張儀蘇秦同志寫進遇聖人之文則以墨畫掌及股裹以記之拾遺記

脩慤 漢制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漢官

石墨 陸士龍與兄云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然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贈墨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墨一丸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顧野王輿地志

數螘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螘并市豪筆備即寫書

童子研墨 義熙中三藏佛馱跋陁住建業謝司空寺造護淨堂譯華嚴經堂下忽化出一池常有青衣童子自池中出與僧酒淨研墨

斮髓 西天釋迦佛爲磨休王時剝皮爲紙斮髓爲墨寫大乘經宋雲行記

樊槐 陶隱居云樊槐皮水漬以和墨書色不脫卽秦皮也

楯鼻磨 潁川荀濟與梁武有舊而素輕梁武及梁受禪而入北嘗云會於楯鼻磨墨作文檄梁

畫眉 周宣帝令外婦人以墨畫眉蓋禁中方得施粉鎭庫墨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鎭庫墨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銘云永徽二年鎭庫墨春渚紀聞

上谷墨 唐玄宗修圖書創集賢院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九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才藝文志

墨池仿舊 僞蜀有童子某者能誦書孟氏召入甚佳頴悟遂錫之衣服及墨一丸後家僮誤墜於庭下盆池中後數年重植盆中荷芰復獲之堅硬光膩仍舊或云僖宗朝所用之餘者

墨旨 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氏之時墨官也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其妙者必以麝角膠煎爲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聞於天下今太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亦墨之古製也有以枯木烟爲之者尤粗又云上黨松心爲之尤佳突之末者爲上

再遇不滅 西域僧言彼國無硯筆紙但有好墨中國者不及也云是雞足山古松心爲之僕嘗獲貝葉上有梵

字數百墨倍光澤會秋霖爲窓雨濕因而楷之字終不滅

刃可裁紙 常侍徐鉉云建康東有雲亢山西有石墨親常使之又云幼年常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筯與其愛弟鍇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無及此者超即廷珪之父也餘覽唐末陶雅爲歙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

道池不變 唐末墨工李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廷邦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邦墨或作庭珪者僞也其弟庭寬嘗作安宴安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墨爲染飾有貴族嘗遺一丸于池中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墨宏色不變表裏如新邇齊閑覽

其雙谷樣 李氏至歙州以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墨有劍谷圓餅面多爲龍紋仁宗宴近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賜者皆廷珪雙谷龍樣尤爲嘉品澠水燕談

李氏故物 秦少游有李廷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潘谷見之而拜曰眞李氏故物也我再見矣又有張遇

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鬣悉具其背有張遇麝香四字張遇后梁供備使潘谷之墨香徹飢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後山叢談）

四和　相州韓家有李廷珪一墨曰臣廷珪四和墨（春渚紀聞）者

白墨　近黟歙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訖即與常墨無異即未知所製之法

石墨　黟縣南一十六里有石嶺上有石墨土人多採以書有石墨井是昔人採墨之所今懸水所淙激其井轉盌深矣（新安郡記）南雄州江中有石墨色軟嫩可層層揭得近年因齊唐官廣州其嫂以婉屬取此石墨遂傳云可治婦人血疾今土人以鋸解成片吏人上案牘小兒學

成皆代以磨墨不知以婉何以知也（鎖碎錄）懷化郡掘折硯中獲得石狀如黶石謂之曰雷公墨也扣之鏘鏘然光瑩可愛（劉向嶺表錄異）

雷公墨　嶺表有雷墨蓋雷州廟中雷雨勃起人多於野

蟹墨　海人云明袋魚即秦王笇袋魚也昔秦王東遊弃笇袋於海比爲此魚形一如笇袋兩帶極長墨猶在腹人捕之必噴墨昏人目也其墨人用寫券歲久其字滅如空紙焉無行者多用之也

枚陸雲與兄書今送墨二螺婦人集汲太子妻

李與夫書云致尚書墨十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
皇后妃一量一百丸蔡質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月
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宋元嘉中格寫書墨一丸
限二十萬字比户錄

飲墨水 北齊朝會儀諸郡守勞訖遣陳土宜字有謬誤
及書跡濫劣者必令飲墨水一升開寶通禮

價不二 賣墨者潘谷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十或不持錢
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
日發狂浪走逐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跪坐井中手尚持
數珠也張元明說志林

不感 凡墨日日用之一歲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相墨經

科舉

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以至歲貢恒滅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倜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辯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宏羊之書算方朔之詼諧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雖處子之不若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憾故有詩曰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國史補

時人 李肇曰進士爲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終身爲文人故爭名常切爲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

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坐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聞喜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籍而入選謂之調之爲離諸可也謂之打毷氉匿名造牓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畧者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天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

曾山張雎陽有焉劉門元修有焉上

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志節二曰經通行修三曰明明功令四曰剛毅多畧才任二輔劇縣令崔寔政論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通典

杜正玄舉秀才試策高第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舉何忽妄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等五篇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

才北史隋時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杜正倫一門三秀才

雕蟲小藝 持書侍御史李愕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按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離愈扇通典

隋進士 衣從師祖損之隋大業中進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諸曹員外郎損之生泫以碩學麗藻名動京師亦舉進士自監察御史爲會稽令獨孤及法曹參軍從師墓志

唐制 唐貢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皆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士武德以來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蔫棘闈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通典

糊名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而張說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

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

覆試 崔沔擢賢良高弟不中者誦訾之武后勑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第一

殿試 則天永昌元年二月策問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殿試自此始

貢舉 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細出試遣搜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弟上啟陳詩唯希欵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貢舉貢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詞察其行而度其才則人品於慈見矣 舊唐

糊名 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釀率酒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并於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子忙 南部新書 翁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

家諱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即託疾下將息狀來出云農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上

主文家諱 進士犯主文家諱雖音同字不同亦不敢入試如崔慶殷知舉以父名龜從則歸仁澤不敢試 夜游錄

內出題 開城中高諧知舉內出覽裳羽衣曲賦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也 盧氏雜說

常雜鮑帖 常袞爲禮部判雜文牓後云他日登庸心無不銳通宵絕筆憾即有餘所放雜文過者常不過百人鮑參酒防爲禮部帖經落人亦甚時謂之常雜鮑帖 傳載

燒燭三條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光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萊幾時聞吉說棘籬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摵摵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十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盡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實正固傳舊制夜試以二燭爲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書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

文星暗 大中九年日官李景亮奏云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甚懼焉至是三科盡覆試宏詞趙拒等皆落吏部裴諗除酒祭南部

題名 神農已來幸圃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已時他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添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撫言

科舉之敝　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八試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趙臣舉選議

風俗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拳弊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

諸道貢舉科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詣以孟子爲學科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則深而懸科也未正伏望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五老榜　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棟到新及第進士

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向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禹可秘書省正字向崇希顏可太子校書

上新乎內難聞放進士甚喜特授官制詞曰念爾科科之際當寧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撫言

排斥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貴要束于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旣誤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子玉泉

唐科 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項安世擬策

主試

不成令器 正觀中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旦考其文策全下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惟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旦問之對曰此輩誠有文華然體性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變陛下

風雅帝以爲名言後並如其言

別頭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誡詞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試問名士 貞元七年杜黃裳知舉聞尹樞名時籍乃微服訪之問塲中名士樞唯唯唯黃裳乃具告曰某卽今年主司也受命久矣惟得一人其他不能盡知敢以爲請樞聳然謝云旣辱下問敢有所隱卽言子弟有崔元畧孤寒有林藻令狐楚數人黃裳大喜其年樞狀頭及第試珠還合浦賦藻賦制憑几假寐恍惚見人語之云君賦甚佳但憾未叙珠去來之意爾藻寤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及謝恩黃裳謂曰惟林生序珠去來之若有神助 閩川名士傳 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氣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鳳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 見蒲陽文獻志

龍虎榜 唐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眞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贊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朗諒崔郡刑册裴光輔萬是年一榜多天下名雋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科舉記

題扇 崔羣自中書舍人知舉歸其妻李氏因暇嘗勸樹庄田以爲子孫之業笑曰予有美庄良田遍在天下

夫人何憂夫人曰不聞君有此業羣曰吾前歲效春榜三十人豈非良田耶夫人曰若然者君非陸贄相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札不令就試如君以爲良田卽陸氏一庄荒矣羣慙而退累日不食唐徐錄獨異志

王羣 李宗閔爲中書舍人典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冲薛庠袁都等時謂之玉箏因話錄

冬烘 鄭薰侍郎主文誤以顏標爲顏魯公乃取之後非是遂爲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題詩被朝 大中元年魏扶知禮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鑰閉朱門試院深會是昔年辛苦地不憶今日負前心及牒出爲無名子削爲五言以譏之南部新書

敬座主 令狐峘爲齊映所擠貶衢州別駕衢州刺史田敦峘知舉時進士門生也初峘當貢部放榜日貶遂與敦不相面敦聞峘來喜曰始見座主迎謁之禮甚厚月分俸之半以奉峘峘在衢州殆十年舊唐

鸞鳳集門 貞元中奉詔考定賢良草澤之士昇名者十七人及禮部擢進士第者七十有二鸞鳳和梓舉集其門而公所擢登輔相者十人楊嗣復權公集序

兄逢一氣 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放盧處權有獻之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可謂權不失權又乾符二年崔

沈放崔瀣譚者稱座主門生沈瀣一氣南部新書

同硯申文劉虛白昔與裴垣常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曰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盤燈燭一盤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申表不遇韓洙與沈詢尚書中表詢怜終許與成事如是歷四五年太夫人又念之復累付於詢詢知舉大中九年也自第二人遷迤改爲第七人方定及放牓悞爲羅洙後詢見韓洙未嘗不深嗟其命南部

衣鉢放牓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庭謝名曰謝衣鉢衣鉢謂得主司名第其或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大衣鉢也撫言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己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而在三十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於魯與凝皆同世以爲異也石林葉氏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邵氏錄

徹棘和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牓則圍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

受謁桑維翰亦裴皡之門生嘗謁皡皡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皡見翰於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皡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郡國閑談裴皡官至禮

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竇正固張礪馬裔孫
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引諸生詣座主
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之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
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以爲榮
主司前定陳蜀字文郁唐乾符五年及第初夢神人謂
曰當在山下水邊及第至是主司乃崔澹者豈非前兆
乎閩中
記

韓熙載　韓熙載初知貢舉人皆以爲巨題熙載是夕自
賦五首旦視諸生皆有可觀及著格言五十餘篇時輩
罕及誘掖後進號韓夫子性好謔浪有投贊荒惡者使
妓炷艾燻之俟來嗅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也
江南
野錄

二天雞　淮南張佖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
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鞠
天雞鶾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就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
爾雅檢釋虫有鞠天雞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
樓雞釋鳥有鶾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
時蜀人獻之江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
談苑

題勳省　陳彭年大中詳符中同知貢舉省試牓出有甥
不預選怒入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勅乃題其
背曰彭年頭腦太東烘眼似朱砂鬢似蓬紕繆幸叨三
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卻親情賣
至公千百孤寒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

勅八奏章聖見而不悅然釋其罪江南野錄

【軼事】楊大年主文舉子上請堯舜是一事爲覆事答云如此疑事不須用也得清波雜志世傳歐公掌文闈舉子問堯舜是幾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鸞問答見鄭文寶江表志文載鸞詩云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定來頭上咬楊鸞西京詩話鄆州進士李矩赴公試問同人李演云堯舜可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文昌雜錄

【朱衣點頭】歐陽修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復與者始疑待吏及面顧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爲之三

嘆嘗有句云唯願朱衣一點頭侯鯖錄

【無據】永叔知舉太學生劉幾試卷判絀謬俄有間歲詔幾懼改名煇暨試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惟永叔有甚憑據雜志

【獻詩】孟賓于獻主司詩那堪雨後更鳴蟬溪隔重湖路七千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謂得賓于之晚雅言系述

【輕薄】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兜孫禮然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

畧有情談錄

獻座主　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授金紫時門生李石先於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摭言

榜帖二人　王凝知貢舉司空圖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姓名甚暗咸事太速有浮薄者號之爲司徒空王知有此說因召一牓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切忝交柄今年牓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圖聲彩益振北夢瑣言

座主辱門生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識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仕上

詩筵門生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勑拔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遥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石林詩話

父子知舉　父子知舉三家高錯子湘湜于邵子躬崔

鄭子瑤唯崔氏相去只二十年南部新書

潤筆 李瀚及第於和凝牓下後於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瀚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畱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携之盡去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瓖玩可作西齋潤筆不玉壺清話

籍題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一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憾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目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鶴林玉露

三古字 淳熙中汪藻起知貢舉將行有一知友屢黜於禮部乃約其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既閱卷果有三古字者遂置前列

及折號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及友人來見藻而怒責之友人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非敢相負也既而以古字得者來謁藻詰其故曰其來就試假宿富陽某寺中與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此十年矣是夕夢一女子謂某曰官人省試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發科幸勿相忘使朽骨得早入土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塋其女矣王由驚嘆上

恩賜詩 開成一年高侍郎鍇主文恩賜詩題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復前詩題爲賦題太學石經詩並辭入貢院日面賜大中中都尉鄭尚書放牓上以紅牋筆札一名紙云鄉貢是士李昂以賜鎬撫言

鴈塔題名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一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處則爲漆前字故昔人有詩云會題名處漆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衣撫言國史補 韋肇

初及第偶于慈恩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南部新書 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羣鴈飛乃念曰此鴈可充我之食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爲營塔類說

探花宴 進士杏園初會謂之探花宴以少俊二人爲探花使遍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名花則二人被罰秦中記 選最少者三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東軒筆錄 唐大中

以來禮部放牓有姓氏稀僻者曰牓花南部新書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謂說者有虎變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燒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肌既合方爲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以羊事對西齋話記又說魚躍龍門化爲龍時必雷爲燒其尾乃得化聞見錄唐進士宇文翊雖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科有女及算眞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竇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正有氣焰能爲人致科第翊聘女與璠璠爲言元比果有所獲相國韋公說卽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燬初樞家人見老鼠尾曳火入庫因而延燎京兆謂宇文曰魚將化龍雷爲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譬之北夢

錢起 吳興人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天寶十載試湘靈鼓瑟詩登進士初起從鄉薦居江湖客舍聞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視之無所見矣明年崔曙試湘靈鼓瑟詩起卽用爲末句人以爲鬼謠唐詩紀事

泥金帖子 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文宗朝遂寢削此儀也天寶遺事

賦五名 賦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牓落矣初出試
楊於陵見其賦藁破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於陵覽之
謂程曰公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攜
之以詣主文亟命取程所納面對不差一字主文因擢
爲狀元前牓不復放矣程後出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
復試此題破慮浩愈於己專馳一介取既至將啟緘尚
有憂色及觀浩破題曰麗日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
程在裏撫言至末韻侵晚水以芒動俯寒山而秀發程相
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端門何爲到夜秀發由是浩賦不
能凌邁北夢

破天荒 唐荊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咸名號
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爲破天荒北夢時有
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書畧曰三年
年來自是人廢一千里外豈曰天荒撫言

報羅 羅玠貞元五年及第闕宴曲江泛舟舟沉玠以溺
死後有關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上

九肋 盧肇赴舉至京師先逢或問所從來曰某袁民也
或曰袁門出舉人耶答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鱉申
九肋者稀上會昌三年肇爲狀元及第宜春錄

讓狀 盧肇袁州宜春人與同郡黃頗齊名頗富於產肇
幼貧乏與頗赴舉同日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而已時
藥作酒醋肇策蹇郵亭側而過出郭余里駐程俟頗爲

侶明年擧狀元及第而歸刺史已下接之大慙恚會延
擧看競渡於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
錦標歸上

首冠 盧擧開成中就江西解爲試官未送擧有謝啟云
巨鰲戴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昨限以人數擠排雖
獲仰展深慚名第奉逸焉得首冠蓬山之謂擧曰必知
明公垂問夫凡頑石在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一坐
聞之大笑宜春傳信錄

新郎君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牓
下綴行而出時進士團司所由輩數十人見逢行李蕭
條前導曰廻避新郎君逢矍然卽遣一介語之曰報道
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會東塗西抹來上

文宗問州 文宗嘗言進士之盛宰相對曰鄉塲中自云
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上笑之曰亦無奈何盧氏雜說

酷愛進士 宣宗酷愛進士及第每對朝臣問及第苟有
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試詩賦題目併主司姓名或
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嘆惜移時常於內自題鄉貢
進士李道龍上

賜綾餅餤 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餤時進士
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欺老缺
司以金合進上命御厨衣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所
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洛中紀異

賜花 懿宗開新第宴於曲江乃命折花一金合令中官馳至宴所宣口敕曰便令栽花飲酒無不爲榮

孤進喜開 許棠晚年登第嘗曰自得登第筋骨輕健强于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舟金華子

落驢 彭伉湛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于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爲容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侮之矣時伉方跨長耳縱遊于郊外忽有家童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色而墜故袁人謔曰湛貴登第鼓伉落驢今袁州西有落驢橋

即此地也宜春傳信錄

洗眼 李紳鎮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粘自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及及第後寄紳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鞍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摭言全唐詩話

江神世情 庾肩吾元和十年登第後過楊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鑠白浪高于天今日步青草還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唐詩紀事

五雲至廣錄載馮京渡江題詩同末二句

第五　崔儇試進士東都吳武陵謂儇曰公方爲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儇讀之乃杜牧阿房宮賦坐客皆驚武陵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儇謝已得其人至第五儇未應間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儇曰如教牧果異等撫言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啟云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亘鰲不靈固頑石之在上筆談

武翊黃府選爲解頭及第爲狀頭宏詞爲勅頭時謂武氏三頭唐語林崔元翰晚年取應咸爲首捷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勅頭制科三等勅頭南部新書張又新時號張三頭撫言同裴次元制策宏詞同日勅下並爲勅頭時人榮之南部新書

王老　唐王播五十始登第同年陳通方年最少因戲拊播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便同贈官也播曰擬應三篇通方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王衡之及爲相通方竟爲所困而終闕川名士傳

泰山送榜　廣明年中鳳翔副使鄭昌圖未及第前有親表家僕過京洛於穀水店邊逢見二黃衣使人西來曰吾二人乃是今年送榜之使也自泰山來到金天處抑署其榜子幸相遇僕遂請竊觀其榜使者曰此年狀頭姓偏傍有丌名兩字在口中榜尾之人姓偏傍

亦有此丌名兩字下一字亦在口中記之記之遂辭去

鄭公親表頗異其事昌圖其年狀頭及第榜尾鄒希回也姓名點畫皆同（玉堂閑話）

錦裡披蓑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襖子上着莎衣（摭言）蔡京以進士舉登學究科時謂號及第惡科名有錦上披蓑之誚焉（唐詩紀事）

東翅鵪子 李藹應舉初勤敏妙絶倫人謂之東翅鵪子（盧氏雜說）

黃鳳字 鄭溥自說應舉時曾夢看及第榜榜上但見大書鳳字大中元年冬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貢試紙之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坐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因誌錄）

馮陶 馮宿之三子陶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弟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代無比焉當大和初馮氏進士及第者海內十人而公家兄弟叔侄八人（傳載故實）

張環 張環兄弟七人並舉進士（談賓錄）

漢花隊 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其無藝也（盧氏雜說）

三元 淳化二年孫漢公何舉進士自開封至南省廷試皆第一成平五年王沂公曾青州南省廷試皆第一慶曆二年楊審賢寘皇祐元年馮京

黃裳 元豐中汶上梁遲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

一牌箔金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御前唱進士第南劍黃裳爲第一（潕水燕談）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問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曰亦知其名乎乃舉衣裾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遊齋閒覽）

五老 政和中張伯紀綱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吏書張克公等曰人言祖宗時有三元今綱係四元果何如克公等對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拔定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上曰可謂得人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魁必不是偶中當優獎之遂除大學博士皆金壇人其後立朝有大節爲世名臣（坦齋筆衡）

四克 張奎字汝弼登淳熙丁未進士初隆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直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深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爲經旨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九場中遇程三畏厲聲曰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遂再薦三畏爲解首官游制科宋制科至宰相者富弼一人孝宗時復制科止得眉山李后一人后字仲信爲南北史世說（国學紀聞）

下第

十科明經　張倬柬之之孫數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頂上戴之曰此千佛明經唐書

自薦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謂萬選萬中時有董方九舉不第號曰自臘明經與鷟爲對僉載

宋濟迎駕　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犢鼻抄書上曰措大茶求一碗濟曰鼎水方煎可自撥之上又問作何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皇恐起拜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一本上問曰今上詩何如曰聖意難測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問有濟名否使回云無上曰宋五又坦率盧氏雜說宋濟老于文場試賦失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曰宋五坦率否國史補

招飲大言　許孟容與宋濟布衣友善許知舉宋不第招宋與飲謝之酒酣許復大言曰今年爲國取卿相爲狀頭姚嗣卿是也後數日姚卒宋往見許曰國家不幸姚令公薨盧氏雜說

花標不同　盧氏子合不中第步出都門其日風寒頗甚投宿逆旅有客續至附火吟曰學織絲綾功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又曰如今不重文章士莫把文章誇向人盧悵然憶是白居易詩因問其姓氏曰姓李世業織綾離亂前舊隸東都宮錦坊後宮錦災近以薄技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

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乘求售者不重於世如此且東歸也上

下第詩 元和十三年士人下第多爲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積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樓閣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歐陽澥亦作燕詩獻鄭愚侍郎云翩翩飛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爲誰歸去爲誰來古今詩話

棄置 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而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花卽看盡何其速也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器宇不宏至於如此何其鄙耶唐事遺史

賈島下第 賈島下第詩云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鄉杏園啼百舌誰醉在花傍淚落故山遠病來春草長知音逢豈易孤棹負三湘

夢裡贏輸 李山甫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後流落河朔爲樂彥禎從事多怨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跨頭角夢裡贏輸抱未眞南部

姮娥甚陋 沈嵩與羅隱從事浙西幕下主公出妓衆稱殊麗便是姮娥嵩曰姮娥甚陋識姮娥否曰嵩雨度到月宮折桂何爲不識嵩欲警隱故有是言紀異錄隱在浙幕沈山松得新榜示隱題其末

曰黃土原邊狡兎肥矢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
業猶憶當時夜獵歸詩話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謁
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
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而江南李氏嘗
遣使聘越越人問見羅給事否使人曰不識亦不聞名
越人云四海聞有羅江東何拙之甚使人曰爲金榜上
無名所以不知紀事

錦衣歸

沈彬字子美高安人爲詩天才狂逸少孤西
遊以三舉爲約嘗夢着錦綵衣貼月而飛識者言雖名
播天下身不入月終不及第洪州解至長安兩舉落第
第三舉贈劉向一首云會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
蕭疎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劉向三舉歸
成孤寒主司覽彬詩其年放向及第五老牓即其致也
彬乾符中值四方多事遂南遊湖湘及嶺表二十餘年
却回吳中過江南受僞命官至吏部侍郎致仕退居高
安雜言雜載

爲僧

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
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
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恐
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尤在塲屋頻年敗衂皆維
翰所挫也因削髮爲僧其句實感前事而露意焉從誨
識鑒多此類也天定錄

蜣螂推糞 高澐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蜣螂推一箇屎塊不上撫言

衣錦井中 費袞應進士舉夢衣錦在井中覺自喜曰及第或曰此非佳夢衣錦井中文章未顯之兆來春果下第梁谿漫志 客話

集古詩 石曼卿下第集句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豹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着處朱衣騎馬是何人西清詩話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蔡絛金玉詩話

康了 柳冕應舉多避諱謂安樂爲安康以避落字也忽聞橋出遣僕視之須臾僕還曰秀才康了也逐齋閑覽

綱官 蜀人石楊休屢拔鄉薦常屈春官蜀人比之綱官蓋謂牙校部貢士入京師只空歸也續博物錄

同年

期集會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爲錄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年辟之撫言

有情 李絳相德宗元義方言其私同年許季同德宗問之曰人於同年有情乎絳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弟或登科然後相識於情何有若其果才雖在兄弟子侄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唐紀

阿孩兒　苗台符六歲能屬文年十六及弟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弟同年進士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常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部侍郎（撫言）

題詩　張唐卿進士弟一人及弟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嘩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于京官（夢溪筆談）

紫陌進士科始隋盛於唐偕升者謂之同年唐人尤憙期集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甚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誚

天中記三十八卷終